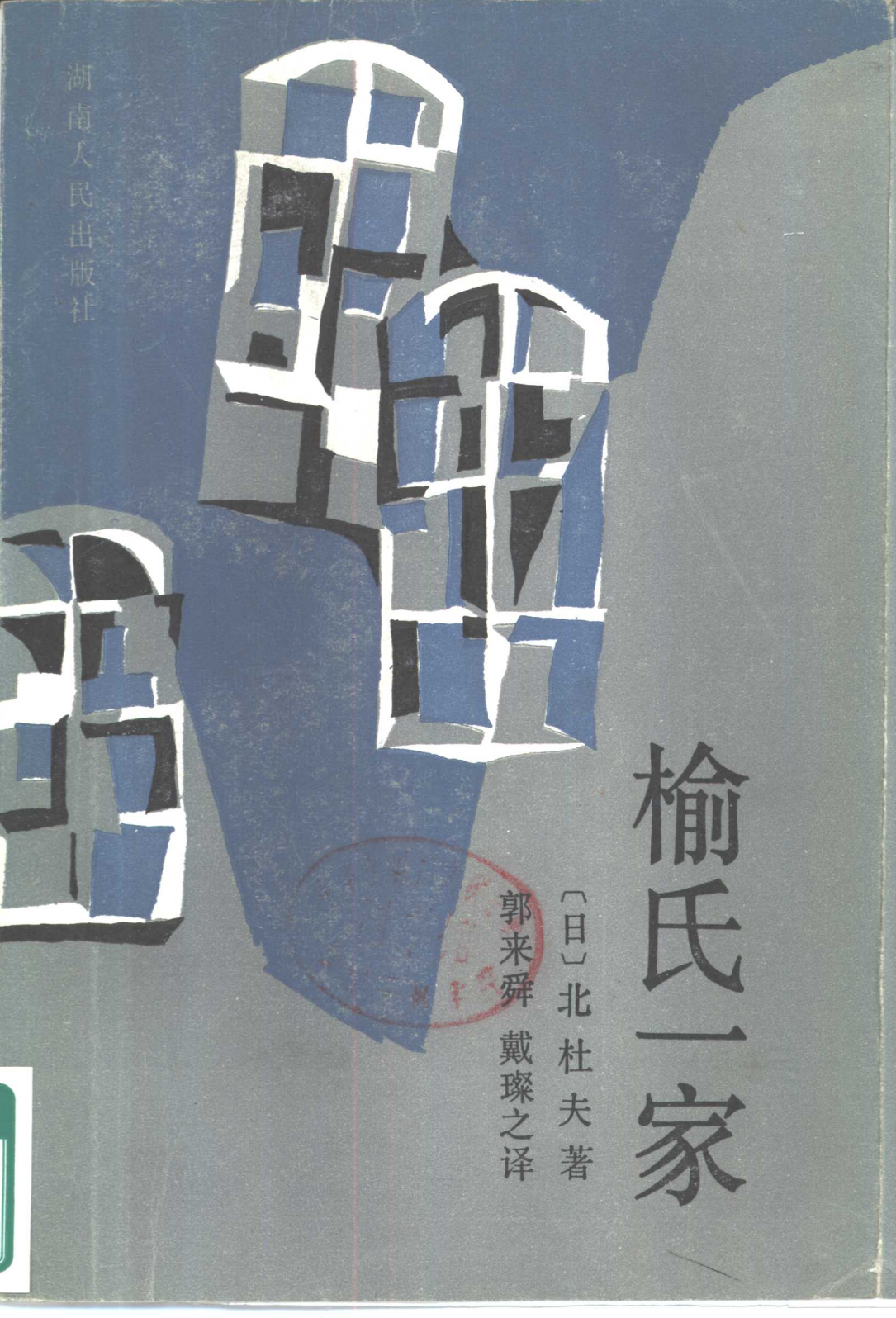




榆氏一家

〔日〕北杜夫 著

郭来舜 戴璨之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日〕北杜夫著
郭米舜 戴璨之译

榆氏一家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日本新潮社1979年5月

《榆家の人びと》翻译

榆 氏 一 家

〔日〕北杜夫 著

郭未舜 译

戴臻之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15,000 印张：23,25 印数：1——25,150

统一书号：10109·1863 定价：(平装)3.00元(简装)2.35元

日本近代社会的缩影

——评北杜夫的《榆氏一家》

郭来舜

北杜夫是当今日本文坛上的著名作家，本名斋藤宗吉，从医多年，其父斋藤茂吉是日本颇有声望的诗人。北杜夫在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开始热衷于文学，其中特别喜欢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一九六〇年，他以《在夜与雾的角落》一书，获得日本最著名的文学奖——芥川奖，从此便享誉文坛，成为知名作家。

长篇小说《榆氏一家》是北杜夫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构思上受到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启发。作者通过一所医院（榆氏医院）的成败兴衰和一家三代人（榆氏一家）的命运遭遇，生动地、多方面地、具体而细微地反映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历史，不落窠臼，匠心独运，深刻细腻地表现了当时的市民社会，维妙维肖地塑造了一组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可称为日本近代社会的缩影。

北杜夫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就立志要写一部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式的作品，自那时起他就对周围的人和事进行仔细观察，不断积累材料，作了不少笔记。后来他看到不少了解

明治和大正时期历史的人相继死去，便加紧搜集创作素材，在亲戚间奔走搜寻往事，大量阅读大正年间的报纸并作摘录，最后在翔实的素材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精心构思，于一九六一年写出第一部，一九六二年完成全书。作者通过富于幽默感的话语，笔力道劲地描绘出榆氏一家三代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和遭遇，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总趋势，准确地表现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各个不同的侧面。

《榆氏一家》时空跨度很大，前后绵亘五、六十年，东西纵横数万公里，前起明治中期，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叙述了榆家三代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表现，从日本各地直到中国的抗日战场，日本军队在南太平洋的侵略行径，乃至法西斯上台前夕的德国，历历在目地再现了世界历史前进的脚步。如此巨大的时空跨度，作者却疏密有致，剪裁得当，上下东西，联成一体，使人读来兴味盎然，并不显得牵强附会，表现了作者娴熟的技巧。其中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作者反复引证背景材料，把它们巧妙地穿插在情节之中，用以表现历史进程，烘托时代气氛，布里见韵的朗读，报纸的标题，乃至城木达纪的日记，收音机的新闻广播……，无不起了这样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描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上台的前前后后，从侧面抨击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屿的种种暴行，表现了日本市民阶层对侵略战争的不同态度，从侧面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产生、发展、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过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侵略战争，是以牺牲人民作为代价的，榆英子、佐久间熊五郎、城木达纪等人，都成了侵略战争的牺牲品，落得可悲的下场。

十几岁的孩子被迫弃学而去做工受军训，五十几岁的人仍要被拉去充当炮灰；战败后的东京化为一片焦土，美国占领军趾高气扬，人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这些都是对军国主义的血泪控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无疑可以从中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演历史悲剧。

榆氏医院实际就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是历史的一个小舞台，作者通过榆家人们的活动，对当时日本社会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写，小至日常生活、儿童游戏，大至国会选举、“二·二六事件”、侵略战争，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一席之地，这些情节错落有致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广阔而细腻的立体风俗画，可以令读者从中窥到日本近代社会的发展节奏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情。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几十个人物，有的精雕细刻，有的粗描淡写，用不同的手法刻画出一组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

榆基一郎是榆氏医院的创业人，他出身贫寒，经过苦心钻研，终至发迹，出人头地，创立了显赫的榆氏医院。他喜欢虚荣，深谋远虑，一心想“拉太旗作虎皮”，用各种色彩涂抹自己，处心积虑地选择有前途的青年人，施用诱饵，使之为己所用。榆基一郎是个资本主义创业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形象之一。他的妻子比佐吝财如命，顽固自傲，为了给兴建医院筹款，甚至在职员们用的酱油中掺水，仅这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她那刻薄的嘴脸。榆基一郎的三个女儿性格和遭遇也各不相同，龙子刚愎自用，极端利己，圣子追求自由，不幸早逝，桃子爱慕虚荣，心情矛盾。这三姐妹作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

的女性典型，写得维妙维肖、生动传神。下田婆婆，这个为榆家操劳一生的高级女佣，在熬尽了心血之后，也悲惨地死去，成为榆家发迹道路上的又一个牺牲品。此外，不谙世事，书呆子气十足的榆彻吉；追求权势，为人鹰犬的医院代胜侯秀吉；游手好闲，胸无大志的榆欧洲；忧心忡忡，企图逃避兵役，最后还是当了炮灰的榆美国……，这一系列人物性格迥异、毫无雷同，构成一组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人物群像。作者之所以写得如此生动感人、细腻入微，是因为他深入了生活，对生活作了仔细观察，有了深切的感受，并且选择现实生活中自己朝夕相处，非常熟悉的人，作书中人物的模特儿。彻吉的蓝本是作者的父亲，峻一的模特儿是作者的长兄，而在周二身上则可以找到作者自身的影子。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参照作者一家的经历而设计的，主要人物就生活在作者身边，或者就是作者本人，作者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所以才写得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过，作品中出现的作者家族的遭遇和作者本人的经历，和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的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作者不仅仅是在“表现自我”，而是通过自己家族和自身的经历，表现了当时那个社会，那个时代，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和时代的见解。作者不是照相机式地拍摄下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对其进行了艺术加工、高度概括，赋予他们丰富的、符合逻辑的个性，使之成为性格鲜明、富有特色的形象。

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采用回忆、感觉、幻象、梦境等手法，突破时空的制约，出色地表达出人物内心的“潜台词”，揭示了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小说中人物的内心独白、意识流动、幽思联想、回忆梦幻，都写得非常细腻，颇有独到之处，对于表现人物心理和性格，起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手法在塑造彻吉、桃子、周二等人物上，运用得尤为突出。作者作为医学博士曾在精神病院作过医生，他成功地将心理学知识用在小说创作上，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心理描写的技巧，无疑也受到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果戈理说：“我的职责是用生动的形象而不是用议论来说明事物。”（见《作者自白》）北杜夫在《榆氏一家》中还善于刻画入微的、形象的细节描写，来表现性格迥然不同的各种典型人物。生动的细节描写，可说是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比如桃子看电影，龙子吃饭，彻吉买罐头，比佐的收藏癖……，等等，这些细节所费笔墨不多，却活画出每个人物的特点，表现出典型人物性格的某个侧面，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和个性化。诚如歌德所言：“……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见《歌德谈话录》）作者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细节，用以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些特征，显得非常真实可信。比如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几次再现龙子吃饭时旁若无人、我行我素的情景，这一细节就很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她那刚愎自用的性格。《榆氏一家》和很多现实主义作品一样，不是孤立地、架空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考察并描述人物在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感受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物思想性格的影响，这样就成功地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榆氏一家》的景色描写也很出色，无论是关东大地震，还是东京大火，都写得那么生动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特别是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关于大海的描写，非常动人，寒冷北方的海，热带南方的海，有时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有时惊涛拍

岸，浊浪排空……，千姿百态，形象各异，而且都与此时此地情节的发展及人物的心境有关，可谓情景交融，引人心动。这说明作者在观察事物和运用语言方面，有着不同凡响的能力。作者和许多医生出身的作家一样，在观察社会、观察事物方面，独具慧眼，细致入微，他既能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又能洞悉人物内心的微妙活动。由于这种丰厚的生活根底，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圆熟的写作技巧，作者无论是写人状物，还是刻画心理，无不生动传神，鞭辟入里。

普列汉诺夫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见《论西欧文学》）《榆氏一家》用现实主义手法准确地、生动地、典型地表现了日本近代社会，反映了那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塑造了一组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成为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日本战后文学，流派众多，名作频出，但是象《榆氏一家》这样的内涵丰富、视野广阔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毕竟不为多见。这部作品虽然尚有结构不够严谨，稍嫌拖沓之处，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名作，将它介绍给我国读者，将会加深我们对日本当代文学的了解，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32)
第三章	(51)
第四章	(72)
第五章	(101)
第六章	(131)
第七章	(152)
第八章	(170)
第九章	(185)
第十章	(216)

第 二 部

第一章	(233)
第二章	(255)
第三章	(280)
第四章	(307)
第五章	(330)
第六章	(353)

第七章	(393)
第八章	(418)
第九章	(441)
第十章	(461)

录 目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一章	(493)
第二章	(519)
第三章	(546)
第四章	(566)
第五章	(594)
第六章	(616)
第七章	(645)
第八章	(666)
第九章	(687)
第十章	(707)

第一章

榆氏医院后院的饭厅正在紧张地准备午饭。饭厅内并排放着四口可以煮二斗米的大锅，因为必须要预备近百人榆家一族的职员以及三百三十多名患者的饭食。

灶中的火早已熄灭，泼了水的焦黑的木柴还在水泥地面上嗤嗤地冒着烟，但是忙着摆放餐具的职员们没有一个人想去收拾一下冒烟的木柴，他们无暇顾及这种事情，而更主要的，因为那是伊助老汉的领域。他已经在这个医院做了十五年饭，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固执己见、性情乖僻的人，哪怕一点小事也不容别人插嘴。

这位伊助老汉先让大家等得不耐烦以后，才不慌不忙地揭开大锅上的厚墩墩的锅盖，于是在充满热气的厨房中，雾濛濛地升腾起一股热得烫人的、粘乎乎的、令人深感亲切的蒸气。老汉双手拿起木桨一般的饭杓，咻的一声浸入洋铁桶的水里，然后开始搅动煮得恰到好处的一锅米饭。为了把锅底的米饭搅上来，身材矮小的伊助不得不站在木制的踏板上。他这样翻搅米饭的时候，身子伛偻得相当厉害，越往前屈身，背上隆起的疙瘩就越突出。他的衣服也不大合适，既然在做饭，至少应该穿得干净些，可他的衣服却是一片油黑，连布上的条纹都

看不清了，厚厚的围裙也是一样，手上脸上都粘着一层煤灰。总而言之，可以说他和煮好的雪白的米饭成为一种鲜明的对照。这个落满煤灰、身材矮小、腰躯佝偻的老汉，毫不掩饰地显露出自己的手艺人气质，他那有条不紊地搅动米饭的姿态，不知怎么总显得有些奇特，也有几分滑稽。这种衣着体态，使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其实按他的年龄，被人称作老汉有些过分。

为使伊助的衣着干净些，迄今曾做过各种尝试，结果都归于徒劳。据他说，自己有自己做法，穿上感觉不舒服的罩衣，就根本煮不出真正的米饭来，就同院长先生蓄着翘起的胡子才能认真看病一样。我的固执是祖传的，死去的老哥的脾气也和我一模一样。

伊助最使大家为难的，是在打预防针的时候。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应该最先接受伤寒和霍乱等的预防注射，而他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在地让别人给他打这种靠不住的东西，再加上他信佛，坚持说只有他一个人是不会患什么传染病的。大家研究的结果，想在伊助午睡时强按住他打针，可是他却只穿一件三角裤赤脚跑掉了。医院下面的土地低下去一层，长着一片竹林，他逃进那片竹林后，无论如何不肯出来。由于这种情况，榆氏医院的这位炊事员还未打过一次预防针。

然而，任你谁也不得不承认，伊助煮的米饭是极其上乘、非常可口的。自从这一年发生粮米暴动以来，煮饭时经常不得不掺些进口大米，所以味道不及从前，怪不得榆氏医院目前的负责人榆基一郎院长甚至有好几次称赞说：“我们医院米饭的味道是日本第一。”不过，不管谈论什么事情，院长的口头禅都是“日本第一”。

伊助在呼呼腾起的蒸气中，用一种惯熟的动作把大锅中的米饭搅好以后，象平时一样把语音拖得长长的，用嘶哑的声音喊道：

“好——罗——。”

这就是开饭信号。众多的职员们三三两两地凑过来，开始往碗里盛饭，并从对面的大锅里舀汤。铝制的餐具稀哩哗啦的响着，下面装有轮子的配膳台被推了过来。这是一天出现三次的、忙乱而又有活力的场面。

从某一方面来说，饭厅确也是榆氏医院的中心。而且在这种时候，粗糙而单调的医院饭菜竟有好几次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一年九月寺内内阁倒台后，第一个平民宰相原敬接着登台时，大家的菜里无一例外地都加了烧全鱼，因为这个医院的负责人榆基一郎也是个政友会的议员。虽然只是极小的一条家鲫鱼，可是年轻的帮工学生们却如同吃着美味的沙丁鱼一般，连骨头都吞了下去。不久前，那么顽固坚持战争的德意志最后屈服了，就连威廉二世——提起威廉二世，医院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想起院长的威廉二世式的胡子——也终于垮台了。

正因为人们对这次战争都持不甚关心的态度，所以愈想欣赏一番突然光临的庆祝仪式的场面，城里便洋溢着这种气氛。日比谷公园建起一座装饰着祝贺战胜的国际联盟旗帜的山形大门，群众相互拥挤，出现了受伤的人。各种装饰物颇值得一看，既有滋润了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所谓“牢固酒器”——一只破旧的大啤酒桶，也有写着“事战合乎”（停战和平）这样半通不通字句的六米多长的鼯鼠模型，还有被吊起的可怜的德国皇帝的偶人像。夜里出现了灯笼队，日间奔驰着五彩电车。医院里不管张三、李四，观看以后便带回关于这些情况的消息。于是，在从

未离开医院一步的老佣和患者中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气氛，仿佛自己也亲眼看到了那种场面一般。此时刚刚到这家医院来上班、有些痴呆的一名男看护，看到在芝地附近有一辆五彩电车起了火。他是第一次到东京市内游逛，便偶然碰上了这种稀罕事。

“你瞧哪，一下子噼噼啪啪着起火来啦，幕布呀，旗子呀，烧着啦，赶忙推来了灭火器，灭火器哟……。”

这样一来，就连在医院中开了个小卖部的、笃信天理教的大婶也说五彩电车这种东西真危险，口中念叨着“菩萨保佑”。

话题再回到饭食上来，原敬内阁上台和德国投降，都如同天降洪福，再加上榆氏医院授奖的日子即将到来，此外，据说今年是这所位于青山的大医院建院十五周年，接着便是制作过年吃的年糕，然后是正月来到……，这样考虑的，不仅限于大肚汉的帮工学生和男看护们。

……除了饭菜冒着闷人的热气以外，各处都充满着隆冬时冻人的寒气。洋铁罐里倒着几碗开始腐坏的剩饭，两三只肮脏的狗正在吞食着饭粒。这些野狗的窝就在附近荒地上，虽然赶了好几次，它们仍旧毫不惧怕地跑了过来。高大的银杏树只剩下枝干，仍然以一种抗逆北风的姿势矗立在澡塘旁边。这个院长引为骄傲的澡塘，就是外观有些脏，墙壁下积落着厚厚的一层煤屑，这使周围的景象愈发显得萧瑟。澡塘里面有个铺设着瓷砖的大浴池，浴池下面引着一条翻卷着奇怪漩涡的铅管，这正是治疗效果极其令人满意的镭矿泉浴池，这一秘密只有院长一人知道。然而，在榆氏医院住院指南中，却将这个镭矿泉浴池特意作为一项，用显赫的文字加以说明。

离澡塘稍远的地方，大小不一、新旧各异、质量不好的平

房杂乱地拥挤在一处，这些房子，既是职员们的住宅，也是几名有时是十几名帮工学生住的地方。榆基一郎院长还在本乡开业的时候，很多帮工学生，或是同乡，或是只有一点关系的人，都成为他这里的食客。他们一边给医院帮工，一边学习，然后参加医师考试，当了医生。现在榆氏医院的医师、药剂师，多数都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不过，也有无论怎样参加考试也不合格的人，院长便照顾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最糟糕的是有人当了多年食客，只是靠吃闲饭而悠然度日，还有人不知什么时候就失踪了。然而养活他们，却是榆基一郎的嗜好之一。

榆基一郎是个绝不生气、或者生气也不形之于色的人。他无论对谁都和蔼可亲，不过这种和蔼多半是说话好听而已，有时对别人的奉承话也敷衍上一两句。总而言之，院长不论对阿猫阿狗还是对任何人，都很客气。

有一次，一个以吊儿浪当而闻名的帮工学生，曾经莫名其妙地从清晨开始就一直站在医院大门的走廊里，只是一直无来由地站着。他常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为了学医才来到东京的，不是为了打扫榆氏医院的走廊而活着。然而他却不用功学习，所以常遭同伴们的物议，似乎深感伤心。有一天，大清早他就站在走廊里，脸上的神气仿佛在说：谁高兴干这种打扫、擦洗的事情！正在这时，院长走了过来，露出和蔼的笑容打招呼说：

“啊，辛苦啦，辛苦啦！”

话说得有些过分亲切，同时由于榆基一郎说话时的习惯是稍抬起头，如同用下颔在说一般，所以这位帮工学生半为挑剔、半为生气地说：

“您给我道辛苦，先生，可是我什么也没干呀。”

“啊，不不，你大清早就在走廊里走动，使医院出现一种活

力，看起来确实象是很兴旺。啊，辛苦啦，辛苦啦！”

这样的故事俯拾即是，就榆基一郎来说，这并非是讽刺，他内心委实是那么想的。

澡塘旁边杂乱地拥挤在一处的房子，是准备让更多的人居住的，榆家的女儿、儿子以及女佣人的住房也杂于其间。总之，经过勉强增建和改建的房屋确实杂乱无章，因为家族庞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榆氏医院正面的景象，即或用“壮丽”这个词来形容也并非夸张。与之相比，这座医院的后院，从厨房到澡塘和几座房屋拥挤在一处的地段，看起来有些象是大城市中破落的小巷。

其中一座略显整齐、经过修缮的二层楼房，是除院长夫妇外其余家人的住房。那么院长究竟住在何处呢？是“里面”。榆氏医院正面的宛如宫殿般（初见者谁都会这样认为）的大理石建筑物，右半边是为患者准备的特等病房，左半边是办公室、会客室及门诊患者用的诊断室，再沿走廊走下去，前面便是院长夫妇住的特殊房间，大家称之为“里面”。医院里多得连名字都记不清的工作人员中，实际了解“里面”情况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从隔断大走廊的、沉重的黑色大门往前，不许随便出入，全凭“里面”的女佣来办理一切。可以说“里面”飘荡着一片紫云。医院下层的人们盛传，里面好象装设着洋式的“漂亮”厕所，院长特意从德国带回的双人床等等，墙壁也漆成可以诱发男女春心的粉红颜色。院长本可以让少爷住在里面，最好能一起生活，因为有那么多宽敞的房间，这是刚刚到这个医院来上班的人大多曾一度有过的感慨。

这时，从“少爷们”居住的后面二层楼的楼下，传来了节奏单调的儿歌。一种是幼小女孩子的尖声尖气的声音，另一种是上